

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顯冥於嗜欲之地猶者非獨有所不為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吠畝者無殊致矣。

褚氏統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年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實啓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靜無為之教所以

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己徇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贊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者比實以世間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抱道獨全雖死矣惟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為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盜跖第一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

孔丘聞將軍高義，故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駭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瑇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徵俸於封侯貴者也。子之罪極重矣，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餚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駭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盜駭案劍，順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乘車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駭，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

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駭曰：『夫可親以利，可諫以言者，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視我，以利而以恒民害我，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疆，雖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畫椽橡粟，慕栖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燔之，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伐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

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不謂子為盜，立而乃謂我為盜，駭子以甘辭，說子路，使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念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君餓死於首陽山，骨肉不壘，鮑焦，歸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投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

豕操歎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若告我以人事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親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所素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及假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美足論哉孔子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丘所

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郭象註此篇寄明因眾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不囚眾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惠卿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尚不能絕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寫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之實

林疑獨註聖賢立言以扶世教世變則不能無弊故仁義忠孝之實皆不見於當時人之所習者不過徇以求名利耳莊子寓言於孔跖以非聖人之迹禹湯文武已因

堯舜之迹矣至於楚齊鮑焦申徒子推比干子胥之徒皆學聖人而得其偏迹愈彰而害愈甚此莊子所深病也獨以孔子盜跖起論者善惡之極所以為對莊子之寓言猶易之立象以明意善學者求其矯弊之意毋認言而泥迹也

陳碧虛註世俗之人輕生就死何異犬豕流礫怒憤投窟有如操瓢轉移利身後之名而喪素養之命夫徇外者疾疫世而不稱甘亡身而不反適內者趨當生之樂以為達亦順往而不歸也且天地之長景日月之明輝無窮無極也今以倏生之齡味然之息託於其間復不能縱心娛樂而乃悲苦其形神以圖身後之名失傳古之道故雖跖之兇頑其所論之疑仲尼亦不能奪也

虞齋曰義涌泉喻氣王飄風輕揚也鳥偏枯言其胼胝大流象喻其以身就殺若犬豕然離麗也言泥著於名不念本失其本真之性似同汲豈無也

諸氏管見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人倫之不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生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下莫不雲合景從而獨不行於跖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躔暫為沍氣侵薄曾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極以為對形迹之著以為言則無以盡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子首陳三德以其最下者箴之與說趙文王三劔義同詳詁之所言雖出於強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觀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齊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應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樞戶義當是樞苦鈞切技木之冠取楸木皮以為冠捷衣捷履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雖名當是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責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窮為匹夫未必賤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

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責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圖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臣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漢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



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爲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爲中此道之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躊躇興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爲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疑獨註子張禹行奔趨有踐迹之嫌，莊子因非聖人之迹取以立論，滿而務苟得其製名可知行者德之可見有行而人信利亦隨之名利者信行所自出，信行又義之所自出也。子張之論主乎義，故觀名計利

義真是也。若舍名利反本以觀則士之爲行不可一日無也。爲行者行已有恥而其言貴約，苟得則謂無恥者，富多信者顯此多言以求信於人，非有詰己之信也。無恥則臨財苟得多信，則飾言求進，此論爲行不若爲言之愈。若棄名利及之於心，則士之爲行徒抱其天而不知人也。世之躁進名利之人，常以人滅天，故其言如此。子張謂桀紂無行，故小人恥爲孔墨有行，故貴者亦讓貴賤之分不在勢之窮達而在行之美惡也。苟得又論小盜竊財受制於人大盜竊國爲諸侯，而人莫能制，并與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昔桓公田，恒盜之，大者而管仲爲臣，孔子受幣以言論，則賤其爲盜以行考，則受幣爲臣，倖戰於甯中，不亦拂乎？又引逸書云云，意謂不在行之美惡，但以成者爲上，則是欲君竊國未必不利也。子張又謂不爲行則貴賤疎戚無倫，君臣父子何紀？苟得引聖賢中之背倫失紀者以爲證，且爲名爲利皆不順於道，各執

一端日與子訟而不決，約者訟之契，券無約則不假乎此矣。君子、小人雖有名利之分，其於棄本逐末則一也。無爲小人至將棄而天無約，所以釋前意而警戒之，轉行成義言，徇名之失，赴富徇成言，徇利之失，唯無所徇而合乎自然乃至也。比干剖心而下指古人之忠信廉義而召患者以爲龜鑑也。碧虛註士之處世先敦信行，任使次之，任使已明利極次之，利極已明故名顯而義著。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則斯須不可舍其行義也。信者仲下同，言俗士處世忍垢自伸且取利名之豐厚，要在惡求惡食強賂而不舍也。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弗由修飾但抱守天命以俟之，桀紂有位而無行，小人和與並孔墨無位而有行，卿相服膺焉，計德不計位也。儒者滑稽而不可法墨者自矯備世之急，何以別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哉？今之爲士者不溺於名必沒於利，二者皆背理未能脫去其縛，吾昔與子以下

皆無約語所為者任己所不為者契物莫為利反其自然而已莫為名順其天理而已但助彼天然涯分則曲直棄置不復論也觸目無滯出處有守執汝議論不為是非所折故曰圖機意不緣物則獨成而與道徘徊入行易則遂境義成則喪真而失其所為子張以此為行義也趨富者速禍求成者多敗而棄絕天命矣苟得則以無恥為多仲也

庸齋云子張謂欲求名利修義為是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所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多信者多為可信之言以求榮顯苟得謂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棄名利而反其心必欲得之以縱吾心之所欲猶為天真而不矯揉也言行之情悖戰於中謂其不相顧成毀首尾即得時為義徒失時為篡夫蓋言仁義之行皆為詐偽非天真也五紀五常六位三綱也以仁義之名為得我但為利而已不假矯偽之名言名利皆非真實道理也無約喻自然能循

自然則無君子小人曲直之分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四方應四時往來皆一氣也執圖機則無是非信意獨行而從容中道矣轉行皆道成義以義成功也無與毋同若正言必行而求合於忠信廉義必遭殃害也意謂飾詐以求利達不如任之為愈蓋以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

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義由中出行見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故考名利而義真是也若不以名利為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為也蓋謂行義士所當為名利之儻來不必計此子張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為是若不以名利為意而反求諸心則為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苟得立論子張孔子之徒苟得乃距之徒宜其相反也至論藏聚恥稱桀紂卿相不敢當孔聖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為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

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啻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徇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徇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反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比干剖心以下條指其偏徇之夫不免於患而為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服狄羅患而不悟也悲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